



# 來此與從

著陸 孫



版社版出線前

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日

發行額：一——一〇〇〇

# 從東北來

著者 孫陵

發行人 韋永成

出版者 前線出版社

總社：桂林市府前街

分社：老河口 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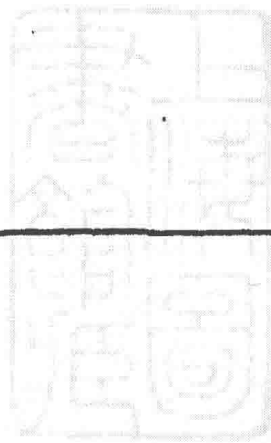
曲江總經售：北江書店

定價大洋七角

外埠郵費加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許可證許字026號



獻給：

爭取祖國自由解放的親愛的朋友們！

目次

獻辭	首
題前小記	一
代序	三
一、亡國的教育和文化	七
二、被屠殺的大羣衆	十五
三、三浦科長演說	二四
四、商務會長郭文儀	三五
五、心的伸訴	四六
六、荒淫無恥的故事	五五
七、手套與小女	六三
八、滿洲「建國」史話	七二

九、戰鬥在冰雪中的人們……………	八一
十、別人的「新地」，我們的故鄉……………	八七
邊聲後記……………	一〇四



## 題前小記

這本小書原名邊聲，是一九三六冬天，到「七七」事變以前，在光明上陸續發表過的。那時在「邊聲」題下還有一行「從長春寄」的四個小字。後來邊聲後記發表了一半的時候，「八一三」戰事爆發，光明一度停刊。作者編者先後離開上海，參加了軍隊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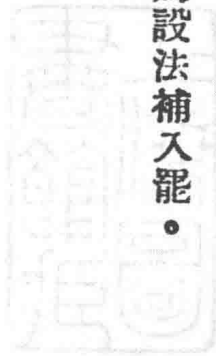
後記裏邊曾經說到茅盾先生對於「從長春寄」四字的批評，後來接到茅盾先生的信，說他那批評並非對我而發。但是在題下註明了那四個字的除我之外，確無別人。現在謹將茅盾先生來函摘抄如下：

「從長春寄」這樁公案，我不知與你有關；我是看見刊物上（記不清楚是甚麼刊物）有短文言「東北風」之流弊，遂取以實我文。原來那文既未言「從長春寄」者是誰，亦未說明寄者爲何等性質之文，所以我也一概不知。但我相信這樣的事是可以有的。今雖與你的寫作巧合，但我仍以爲不能以你之真，推定遂無別人之僞。不過連帶你吃流

彈，則抱歉之至。

這樣看來，我那篇後記似乎不必要了；但因既在光明上發表過一半，同時也可以幫助說明我寫這本小書的動機。所以還是保留下來了。

當書中各文在光明發表時，會有許多不易得來的照片，（這是最真實的說明）隨文刊載。但兩年來隨軍轉輾戰地，原照早已遺失；而由銅版印出之插圖，亦不可複製，所以只好一概從略。將來如有機會，再為設法補入罷。



## 代序

親愛的：

八年以前，我在哈爾濱道裏地段街的一角小樓上，眼看着日本軍隊的行列，第一步踏上了那北滿唯一的大埠。

六年以前，我已在一個法科學校裏停學，幾乎是每天都僂在那哈埠道外小賣所中的「特務」和「翻譯官」們底大煙燈旁，卑屈地探聽着在監獄中的我底哥哥底消息。

四年以前，我在長春學會了飲酒，每天都是半斤一斤地吃着大量的白乾，（也許這便是精神的墜落，和體力的崩潰吧。）飲過酒後便揮動着拳頭擊打牆壁，飯桌，和我面前所有的東西，我都想要毀滅牠。連我自己也在內。最後終於將夾牆打穿一串洞眼，拳上擦去一塊皮，流出血來，這才能得到一點安息；於是便在此時寫下一點東西，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關於那時一些苦悶情形的報告。在東北，那情形現在仍然繼續着，而且一個月

前，有一個新來的朋友告訴我說：先前曾經和我一同飲過酒的朋友，已有一個進瘋人院去了。

兩年以前，爲了要傳播一下我內心的那些苦悶的病菌，讓未到過東北的人也感受一點同樣不可忍受的憤懣，於是我便逃來上海，開始了「賣文」的生活。我知道我的文筆多麼拙劣而無能，但是文筆好的人寫不出我會經身感的壓迫和苦痛，所以這工作仍然由我自己承担了。

我要告發敵人屠殺我們同胞底狠毒，除了公開的殺人機每天有一批一批的我們朋友底血肉，隨着松花江日夜不停的洪流流去以外，還有鴉片嗎啡……到處林立的小賣所。小孩子們不會「犯罪」，當然也不會進小賣所去的，於是便來了學做奴婢的教育，供他們或她們根本從小就變成日本人，學會憎恨自己的祖國。……：

我要申訴我們是怎樣橫遭暴虐的苦難，房子麼，讓出來呀，交給朝鮮的移民住。土地，交出來吧，由新來的移民去耕種。若果你還希望能得到一點微小的代價的話，那麼，你要小心「反滿抗日」底罪名了。日本憲兵或滿洲警察到商店來買東西，一錢不給老闆們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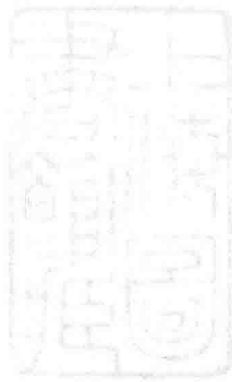
敢放一個屁。鐵道沿綫一個個村落毫無原因地被砲火轟平了，連男帶女加上小孩子，就這樣一齊埋葬在一片廢墟下，說是爲了預防游擊隊……我們底人們，就是這樣在眼淚中過着他們苦難的日子。

我要讚頌我們底戰士們，怎樣在冰點四十度下的冰天雪地之中，山羣樹海之內，忍受着饑餓，忍受着寒冷，和敵人進行那拼命的鬪爭。依靠着他們，發揚了東北人民抗敵底情緒，依靠着他們，建成了今日廣大的游擊區。他們準備好了他們底頭腦，準備着隨時交給祖國自由解放底鬪爭。朋友，你能不感動嗎，你能不愛他們嗎？

我多麼憎恨我自己，雖然已經寫了那麼許多字，但是竟未能寫出我內心千分之一的熱望。然而同時我却也得到了一種安慰，因爲我終於向你報告了一點我所知道的那邊真實的情形。

現在，抗敵的砲火響遍全國，在兩年決死的鬪爭裏，祖國底自由與解放是一天天從血泊中誕生出來了。號召抗戰，已是過時的東西，然而在淪陷區域裏，自由並不存在的，相反，敵人底殘忍和壓迫更是一天天在加深。那麼朋友，這本小書我還是誠心誠意地獻給你

，作爲我們打回老家去底「信物」吧。



作者 一九三九，十月。在桂林。

# 一 亡國的教育和文化

親愛的，當我寫這些消息報告給你的時候，你不會想到我底心是如何激動，我底血是如何沸騰；當你讀過了這些消息以後，可能發生和我同一的感動嗎？

現在，第一件事我要和你來談談這邊的教育和文化了。你知道，在這兒，在我們底東北，根本是談不到文化的。但是自從五四運動的高潮，掀到了這遼遠的邊陲的北方，顯然地，誰也不能否認地，它已建下新文化底基石了。小脚姑娘知道甚麼叫離婚，報紙和一切文藝刊物上曾經盛極一時的「普洛」，都是這個運動底反映。但誰又想到這反映底意識正在新的方向長成和發展的過程裏，又那樣迅速地隨着我們底土地一同消滅了呢！

我們底土地失去了，但是我們人心不死，「人心不死」這不是我們所引為唯一的希望和安慰嗎？但是親愛的，我們敵人也早就注意到我們這不死的人心了，怎樣才能使這些不死的人心快些死？和未來的孩子們底童心使他有生便死呢？這些便成爲「滿洲帝國」施行教育

方針底對象了。

現在先讓我告訴你一些這邊的教育吧。

管理這邊教育的總機關是「滿洲國文教部」，這文教部大臣先前便是鄭孝胥，次長許汝棻。自從去年阮振鐸代替了鄭孝胥以後，次長的名義便被取消了。大臣下面分爲五司，司長當然都是「友邦」人。

他們施政的方針是取消大學，「東北」「馮庸」那是事變後就被封鎖了的，哈爾濱的「工大」也隨着東鐵出讓而改爲「哈爾濱高等工業學校」了。現在還存在着的，祇剩了「哈爾濱法學院」，當然校長和教師也都被「友邦人」佔據着。

其次，在事變後有敵人爲教導高等亡國師資而新設立的「吉林高等師範」和養成亡國工作人材的「新京大同學院」，前者入學資格限定高中畢業，修業期間四年，每學期招收新生四十至六十人不等。後者入學資格則由現任各機關職員中選送，經過「國務院人事處」的詮決，便可正式入學，修業期間僅只半年，每次入學新生「滿」人大十，日人三十，通共九十名，所用課本，都以日文爲主體，將來這些畢業出來的奴子奴孫們，都可以算是未來的

「滿洲國」中堅份子。

雖然他們行的是「王道教育」，但是他們限制得連這樣教育也不能使一般人受到初中以上的程度，因為他們深恐知識稍深便會生出「反滿抗日」的事故來。譬如拿長春來說吧，現在是被他們改爲國都了，人民已經超過三十萬，但是高中學校僅只有寬城子第七中學的一班學生，統共還不到二十人，至於能受到合乎大學程度「王道教育」的人們就更難了。你想看，全東北的三千萬人口中，每期入學的新生至多也不能超過三百人，按比例說剛好是十萬分之一。也許你會說到中國入學不好嗎，可是你並不曾想到這邊「滿洲國」底統制者，對到中國求學的學生叫做「中國留學生」，因這個而連累家族入獄的已不勝枚舉。從今年夏天起，他們根本便禁止到中國求學來的「中國留學生」了。

再次是現在所有中小學校的教科書，編輯者全由「文教部教科書編輯委員會」來製定，內容除「日滿國，兄弟邦」外，便是「皇恩浩蕩，王道精神」一類亡國滅種的教育。在從先，教師每天上課的時候，還要向學生問一遍道：

「你是那國人？」

但是現在已經不用了，我曾經這樣試驗着問過多少個六七歲的小學生，

「你是那國人？」

「滿洲國人。」

「滿洲國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日本國呢？」

小孩子忽然睜大眼睛看看我道：

「你說的是友邦嗎？也好。」

親愛的，聽完了我真不禁爲這亡國的教育感到恐懼了。你想將來十年以後，等到這一羣小東西們長成了大人的時候，不也和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大連金州人一樣了嗎？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大連金州人；百分之九十不知道他是中國人，百分之九十九從心裏覺到日本好，照我得到的統計是這樣，這不都是亡國教育所造成的現象嗎！

他們要實行普及亡國的教育，祇仰仗着區區的幾所學校還不够，於是便到處設立了佛

教會，道德會，協和會等宣傳機關，他們是出了很多的金錢僱用一些喪心病狂的東西們到處去演講，去宣傳，去感化那些中下知識階級的人們。

有一次，我走進他們的道德總會去了，那是在長春城裏新近落成的一所大建築物，很顯然的一進門我就看到了在貴賓席坐着的有張景惠的姨太太，——張景惠是代替鄭孝胥當「國務總理大臣」的，這個你一定早就知道了，是不？我坐好以後，又看到了在她身旁坐着的有「前實業部大臣」現在改任「外交部大臣」張燕卿用強奪手段霸佔來的姨太太，還有……那些大漢奸的姨太太們，我都知道她們。

這時候，在台上演說的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東西，他說他叫「王善人」，他說他就是全滿道德會的總講師，你聽，這個寶貝講師在說話了！

「甚麼事都得圓滿，不圓滿不能成事，你說是不？」

隨着他又看了看台下聽講的人們道：

「我們滿洲國三個字，就佔了一個滿字，所以將來我國的前途一定能圓滿……」

够了，我要知道的已經知道了，我從那裏走出來，接着又到佛教總會去，也是在城裏